

关于李白生与死的传闻

常 教

母梦长庚

李白是我国盛唐时代的伟大诗人之一。他诞生于唐代武后长安元年（701）。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惊姜（临盆）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这个传说，确实富有情趣，也富有诗意。它不仅附会着李白的名字，也有意地附会着李白的出生是不同于常人的，藉以夸大他的出类拔萃的超人才华。

唐人把李白说成是太白金星转世，历代的人们都跟着附会传说，绵世不绝。这一点，我们须从李白的性行状貌，及其在诗歌上的成就与造诣，才能理解其深刻意义之所在。据孟棻《本事诗》说：“李白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完，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那么，贺知章所以称他为谪仙，是由于奇其姿，赏其诗的结果了。再就《复斋漫录》引《世说》描述李白状貌说“岩岩若孤松之独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将崩”（《苕溪渔隐丛话》）。这当然是出李白《襄阳歌》中的“玉山自倒非人推”的诗句所生

发出来的。由此可知，李白的姿容秀丽，风格潇洒，相貌奇异，仪表不凡。致使隐居王屋山（在山西阳城）自号王屋山人的魏万（后改名颢）为了仰慕李白的风采，希望一睹为快，乃不辞千里迢迢，追随着李白的游踪，竟然跑了三千里路去会见他。这件事，诗人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曾说到过，如云“东浮汴河水，访我三千里。”为此，他们由于这次的会见，魏万对李白所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眸子炯炯，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籍”（见魏万《李翰林集序》）。这在号称饮中八仙之一的诗人好友崔宗之《赠李十二》诗中也说过：“双眸光照人”的话。以此而知，李白是生长着两只奇异的大眼睛，目光炯炯，闪烁射人。可见他的风采是精神奕奕，风格洒脱，给人以飘然出世的感受。因此，裴敬在《李公墓碑》中说：“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这里竟说他禀赋天地的秀气，所以诗人的才华，才会那么样的缤纷英丽，认为他有异于常人。于是清代方东树对李白诗歌评价说：“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昭昧詹言》）的豪逸飘忽，神驰八极；在当时，就有人不以常人相看待了。甚至号称诗圣的杜甫在《赠李白》诗中也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不仅同意别人的谪仙之称誉，而且对其诗歌赞美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已经明白地道出诗仙的称号了。这个问题，不仅李白自己默然承认，就连他本人也郑重其事地俨然以谪仙人自许，如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对酒忆贺监》）又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而且李白也曾经渲染过自己说：“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见《大鹏赋序》），以此标榜自己有异于常之人！的确，有时候，李白自己竟神乎其神的说什么“天上白玉

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更俨然以神仙自居而觉得自己已经成为神仙了。这样，致使当代的人们就跟之附会妄言，说他是太白金星下凡转世，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是以欧阳修在《太白戏圣俞》一诗里便说出这样的话来：“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天上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这当然是取材于李白传说故事而写成，却是毫无疑问了。

尤其是他到处求仙访道，渴慕过神仙的“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古风四十一》）的生活，因而世俗上即流传开“母梦长庚”的佳话，是可以理解其根源的。再就他的创作取材来看，他惯长于把神仙和神仙的生活作为题材，加以想像的夸张写进诗歌里，致使其诗的风格具有一种天马行空，无依无傍的豪逸奔放的情调。所以皮日休评价李白诗歌说：“歌诗之风，荡来久矣。……吾唐来，有业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刘枣强碑文》）。这里固然是说他的歌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说明着他的出语惊奇，飘逸豪壮，天才绝伦，不同于凡响；亦间接表明了李白是异于平常之人的。以至于临死时，他还赋《临终歌》作为绝笔，如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捉风乘鲸

李白的一生，也可说是浪漫的一生，是富于诗意的一生。他由于对现实的不满，总是嗜酒爱月，求仙访道，渴望过那种自由解放的理想生活。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淑云》），正是他不满现实的苦闷情绪的

直接流露吧。因为月是纯白高雅的象征，符合于诗人的光明磊落的心地，于是他就“欲上青天揽明月”，并愿意同明月“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了。以此可见诗人李白对明月的喜爱程度了，以致把自己的爱子命名为明月奴。

《旧唐书》本传说他与崔宗之“尝月夜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这是何等的倜傥不羁而又神游于天地之外啊！据说李白平素爱穿一件紫色的宫锦袍子，有一次游于江宁（即金陵）县西五十里临江的落星冈，为了沽酒而缺乏酒资，竟然把紫绮裘脱下换酒为欢，如云：“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这里谈到紫绮裘换美酒，玩月江上，或许就是五代王定保《唐摭言》里所记载的“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江中捉月而死”的故事由来与根据了。以此，使我们感到这个传说，是充满着浪漫情调，符合于诗人的精神面貌。致使有些传奇小说等，都把李白说成是由于入水捉月而遭到溺死的附会奇闻，甚至更具体地指出李白天过牛渚矶，因吃酒醉，入水捉月致被淹死。这个传说，自然与他的《夜泊牛渚怀古》一诗有关联。如云：“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诚然，我们可从诗中获知诗人夜泊牛渚江边，登舟观望秋月，虽然未写饮酒独酌，却唱出枫叶缤纷的飘零凋落呵。因而附会出诗人酒醉入水捉月，竟遭溺死，却乎有其可能性。它既说明诗人的倜傥性格，也表达诗人的豪放精神。但绝对不能作为史实而坚信不疑的。

可是，关于李白捉月水中淹死的说法，后来确实有人大为怀疑的，如宋洪迈《容斋随笔》说：“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这里所谓的“世俗多言”，已经表明他的怀疑不信了。

《侯鯖录》上亦说：“太白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为之。”再如《玉润杂记》也说过“世俗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谈者好奇之过。”这里所谓“世俗多言”，“好事者为之”和“好奇者之过”，等等，都充分地表明了他们怀疑不信。试想李白在“沉醉中所撰文章，亦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论，皆不出太白所见”（《天宝遗事》），即使是真喝醉了，也不会糊涂到入水捉月啊！

尤其使我们感到有趣而又可笑的要推元人王伯成撰写的李太白流夜郎杂剧了。它描写李白入水中捉月，竟然被龙王迎接了去。更有传奇小说如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则写诗人当一个月明如昼的夜晚，停泊于采石的江边，忽然狂风大作，波涛汹涌，遂有一条数丈长的鲸鱼，奋鬣前来，诗人李白跨上鲸背，立即腾空升天了。（参阅《今古奇观·李谪仙醉草嚇蛮书》）这种怪诞奇闻，只可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笑料而已。除此，再没有什么意义。

倘若有谁要追问，人们为什么那样用尽心机，来编造李白是入水捉月而淹死的故事，那只得从人民爱戴诗人，仰慕诗人的为人，才会把诗人的死，加以虚构美化。就是说，人民群众不情愿让诗仙李白死在污浊的病榻上，而希望他纵身清流，死于光明纯洁之所。甚至盼望他死后去到的地方，决不是怕人的“幽都”，也不是昏暗的“冥府”，而是“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答》）的晶莹明彻的水晶宫，或是什么幻想中的天堂乐园，重新登上他的光荣的太白金星的宝座。这当然是从“母梦长庚”的附会传说中生发出来的。可是，这种幻想堪称为美妙有趣的幻想；这种虚构也要算是富有浪漫色彩的虚构了。

总之，李白是我国自唐以来最有才华的伟大诗人之一。他生前就受到当代人们的普遍崇敬与爱戴，死后仍被历代的广大群众所怀念。例如：绘李白脱靴图，绘李白泛月图，绘李白捉月图，

为李白筑捉月台，演捉月小说等。尤其在穷乡僻壤的酒店的牌子上，竟写着“太白遗风”的字样。这当然是由于李白的诗歌，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表达千百万人民的情思和善良愿望，以及其高洁优美的心灵，因而感染了广大读者，鼓舞着人们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

